

饭圈文化再议

陈保平

饭圈文化形成已有一段时间了。之前,媒体有许多批评,管理部门也几度出手治理,但饭圈之疾有点顽固,时有反复,全红婵再度遭网暴就是一例。

我很赞同对这类事件要依法处置。当然,不只是对名人、明星,每个普通公民的人格、名誉都应受法律保护。但我这里想说说饭圈文化的思维模式。

本来,年轻人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偶像,很正常。即使有些追捧、献花之类,只要不是商业操作,也可理解。但饭圈文化的最大毛病是“排他”性。只要与我的偶像不同,就恨不得把对方的偶像打扁;只要有人对我的偶像稍出言不逊(有时只是正常的批评),就对方恶言相加。这种“非白即黑”“唯我独好”的极端思维,不仅影响了对演艺界正常的批评,也破坏了平台文化的生态。我不知是否有以流量为目的的幕后操盘手,若真有,罪不可恕。因为他们助长了这种极端“排他”思维的蔓延。

中国传统文化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果“不同便斗”,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一点批评,或者用抹黑、谩骂代替批评,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文体系,也不是正常的社会。

饭圈文化因涉及人数众多的青少年,就难免会想,这种极端“排他”思维是否因为我们教育的欠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中庸之道”当作“折中主义”“和稀泥”批判,造成对中国传统“中庸”思想的极大误解。孔子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意思就是情绪还没发作时,内心平静端正,这叫“中”;情绪表现出来,但都合分寸,不极端、不失度,这叫“和”。是人,哪有没情绪、没爱好的?但情绪可控、言行有度。即使被冒犯也不暴怒,受委屈也不偏激,有理也不咄咄逼人。凡事“过犹不及”,这才叫“守正”。这才合乎中国传统文明的正道。看来,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时还得从教育抓起,从日常生活入手,培养孩子学会容忍别人不同的意见;也能接受他人对自己偶像的批评。一代人的文明素养提高了,这一现象便会以更高的层次呈现。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小时候,看爷爷制作茶叶,在制茶专用的竹帘上用力搓揉杀青,一步一步到最后制成茶叶,感觉到了制茶的艰辛。村里人喝茶,喜欢大碗茶,所以常常要等谷雨后才采摘。这样的茶虽然叶片偏大,不够漂亮,但胜在茶汤浓郁,口感更醇厚。

那时候,家家户户自制的茶叶,都是这种滚青工艺。只有茶场的老板制作的茶,需要在清明节前提前采摘,为了茶叶更漂亮,只采摘两叶一心,制作

滚青和旗枪

赵玉龙

工艺也不同,那种茶叶叫旗枪茶。叶片扁平,小颗粒,像奖状和团徽上小小的旗帜枪头一样,威武霸气。当然也就更显身价了。

我那时候,总觉得家里自制的滚青茶,不如旗枪茶好。因为滚青茶随处可见,多了自然就不觉得可贵。我长大了才知道,这旗枪茶,是龙井茶的制

高宁老师离开了,离开三年多了。2023年4月16日,时年六十四岁的他开始了永不归来的远行。

高老师生前是我的日语同行,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很早就博导了。不过较之教授、博导这样的名分,我更想称他为学者,一位不事张扬的学者,安宁、安稳、安贫乐道。

据我不很确切的记忆,最后一次见高老师应该是在2014年12月。那年他为上海译文出版社主办的沪江杯翻译竞赛出题并担任评委,颁奖典礼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他和几位评委点评之后,我应邀做了个类似翻译讲座的发言。兴之所至,我居然吹嘘说自己翻译当中几乎不查辞典,“世界上什么地方若是存在自己不知道的日语词汇,恐怕是一件不正常的事”。言毕,发现坐在前排的高老师正静静注视自己。我到底有些心虚,讲完下台悄声问高老师自己是不是吹过头了。他应道:“男人嘛,上台谁都难免吹几句,不过你有吹的资本,毕竟一百多本译作摆在那里……”这时说的高老师神情仍那么安宁,语声仍那么平静,仿佛面对理所当然发生的事,又好像安慰我说该说就说该吹就吹没什么大不了的。

作工艺,现在科技发展快,传统手工制作的方式已经大大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现在市面上的旗枪茶,大多是机器炒的。机器炒时常常需要在机器上擦一层油,防止茶叶炒爆。但是加了这层油后,茶叶就不好喝了。我不喜欢喝这样的茶。

如今,村里会滚青工艺的老年人也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村民会选择采摘了茶叶后去茶叶厂机器加工。这样,滚青茶叶就变得越来越珍贵了。如果你有幸能买到一份手工制作的荒山野茶,那送茶之人一定是把你当作最重要的人来看待。我想,这算得上是春日里送礼的最高礼节了吧。

实际我也受到了安慰,悬起来的心因之安顿下来。

事后细想,高老师那几句话未必纯属礼节性安慰。这是因为,高老师是很严谨的学者,平时不苟言笑,更不会逢场作戏。应该说,他那几句话的背后有对拙译的认可。而且,不是一般性认可——自2010年开始,他指导一位名叫柯子刊的博士生专门研究拙译,题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的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柯子刊是我带出的硕士生,所以我当时有所顾虑,对他说我带出的研究生写我自己合适吗?会不会有非议?高老师表示,你的研究生才正

适合写你——对你了解。我又问自己的分量能够进入博士论文题材吗?高老师平静而果断地回答:“够,怎么不够!况且,以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研究中国当代翻译家,要比以西方翻译研究过去的翻译家更有现实意义,也更有价值。”须知,当时学界的翻译研究明显以西方译学为主,多以西方翻译理论观照本土翻译作品,而高老师全然不为所动。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学术取向:注重本土性、当下性。也就是说,他要的是中国立场和现实意义。

高老师是对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村上热”迅速升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翻译也随之受到以往少见的关注。需要学术界对此做出相应的回应和引导。与此相关,据《东吴学术》2016年第5期文章,上海大学朱振武教授说他请一位留日多年的日语系主任考证林译问题有多大。几星期后对方回复:林译非常忠实,出乎意料地忠实,简直可以对着看。华东师大高宁教授也认为非常忠实,非常之好,有的批评只凭一两例就全盘否定林译,“非常不公平”。

“非常不公平”——安宁的高宁老师也会拍案而起。事关“林译”,至少拍案两次。一次是针对时任

坊间对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爱称。他曾在网上拍卖竞价200多轮,最终以372元将一本精装网格式本波德莱尔《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收归囊中。不料没多久,一位上海书友“网格式”,以一册平装网格式本《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外加一本周作人1936年初版本《苦竹杂记》,好说歹说给交换走了。这件事让我想起张岱笔下《湖心亭看雪》中的一句话:“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为配齐这套“网格式”,趣事还真不少。书中记载,有一回,他欲去除一本旧书书脊上的馆藏标签,按照网友提供的办法,把书放进微波炉加热,不承想书脊上有装订的铁钉,瞬间冒烟燃烧,幸亏及时取出,差点酿成大祸。还有一次,他在某网站论坛跟帖买书,结果买



人间草木(水粉画)李根 熊梦如

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藤井省三氏,撰文批评藤井氏用回译法(把林译译回日文)来评价译文是否准确,在学理上是说不通的,也有违常识。另一次是针对国内读书界一位名人,不客气地指出不懂日文的人以何根据就林译是否忠实说三道四呢!

也许有人想说那是不是因为你们俩关系很铁。不,我们几乎没有私交,没有一起聊过天,没有单独喝过酒,见面次数也就五六次。其中实质性接触仅仅一次:2010年4月,兼任外院副院长的高老师找我去华东师大做专场翻译讲座,讲题为“文学翻译的信达雅:‘贞洁’与‘漂亮’之间”。记得一起走到学术报告厅门口见到讲座海报时,高老师似乎对“贞洁”字样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在我开讲之后,他的表情才舒展开来……常言道,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他,作为学者的他,则为并非私人朋友的我两肋插刀。缘由只有一个:为了学术,为了良知,绝不曲学阿世!

而这样的他走了!“林译”失去了一位坚定的守护者,日语界失去了一位真正坐得住冷板凳的安宁的学者,学生失去了一位热诚付出心血的老师……悠悠苍天,何薄于君!

高宁教授千古!

醉西湖

杨清茨

山影湖光碧欲流,鸳鸯两两卧清秋。松鼠不惊行客步,一晌贪欢忘却愁。

203教室的讲台挨着第一排课桌。第一排坐着年近八旬的陈老先生,戴着助听器,目光专注;同桌是一头黄发的时尚林小姐,刚从外企退休。这一老一少,是我任教的创意写作班里最年长和最年轻的学员,恰似203的一道风景线。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办公室整理书籍,一位作者惠赠著作中有篇文章,写的是他在老年大学教

我们的文学散步

陈苏

写作的经历。我不由心里一动,自己数十年的编辑生涯,也许对老年朋友的写作会有所帮助吧。于是不久后,我站在了被誉为“老年大学中的985”的上海老年大学讲台前。

那位文静的女士有个好听的名字茉莉,她的文笔也清新;讲一口吴侬软语的陆大姐从苏州老年大学学到上海老年大学,笔下的故乡回忆真让人动容;校刊王主编就像资深文艺女青年,从事过翻译,喜欢写格律诗;另一位陈先生做过法律工作,我总是称他为“沉思先生”,他的文字带着思辨色彩;擅长写小说的李先生,最关注社会问题和弱势群体;季班长早年赴美留学,退休后往返于加州和上海,从小爱写日记的她一口气报了三个写作班……

每堂课,我讲课的主题都有一个副标题——我们的文学散步。

老年朋友相会在203,带着各自的人生阅历。散文写作犹如文学散步,既然我们已不适合奔跑节奏,那么就优雅地在文学花园散步吧。围绕散文这一贴近生活的文体,我们从AI时代写作的意义,讲到回忆录、游记、书信……从熟悉的生活出发,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写作的方向。《菜肉馄饨》尚未上映,我们的课堂就捧上了热气腾腾的“菜肉馄饨”,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盎然,观影记写得别开生面。好友简平新书《小影子,长影子》刚出版,它便来到课堂上,引发大家对回忆性散文双重视角的探讨。一则思南读书会举办500期的报道,成为课堂上开启阅读与写作双面之旅的钥匙。写作的技巧固然必不可少,对于老年朋友,更重要的是始终葆有对生活的热情、对世界的新奇感,把写作融入生活,用文学拓宽生命的维度。

文学散步不局限在教室,老年朋友也可以拥抱新媒体。得知“小红书”发起第二届“身边的写作大赛”,真是太合我意了。本届主题为《9月19日“世界的一日”》,想象一下,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人们,共同记录下属于自己的“9月19日”,那是多么独特而壮阔的景象!

这一天恰好是上课日。肖大姐的《井与笔》,记录了一位退休工程师上午一丝不苟地用卷尺检测城市的污水井,下午在写作课上的所思所悟。“前者,用卷尺丈量有形世界,疏通物质的管道;后者,用文字丈量无形的内心,疏通情感的淤塞”。构思巧妙,蕴藉着坚定而温暖的力量。谢大姐以质朴的文字直面照料病危母亲时内心的挣扎,而写作课上的欢欣又如轻舞飞扬,写出了女性的坚韧与对生命的解读……每一位都从不同角度记录下普通中国老人的一天。

我看着大家不太熟练地把文章发到“小红书”上,心中涌起莫名的感动。也许这些文章离获奖尚有差距,而写出属于自己生命体验,正是晴晴生活的诗意点缀。

“她讲课语速略快,举手投足仿佛一个快乐的音符,在她那犹如五线谱的条纹裙子上跳跃。我想此刻如响起华尔兹,她一定会旋转起来。”不止谢大姐一位在文章里写到了我。我只能一遍遍重复,并非我是多么优秀的老师,而是你们把对文学的情感投射到了我身上。

眼前的他们,大都白发苍苍,有的步履蹒跚,眼神也不太好使。可我分明看到他们眼里热切的光,被文学点燃的光。文学是多么美好啊。

爱书人的书架上或多或少都会有几本“书之书”。这类书不谈玄奥义理,只叙买书、藏书、淘书、访书的趣闻与门道,颇受读书人的喜爱。书读得多了,不免生发一点管见。读书藏书,本是关乎个人趣味的风雅之事,贵在有趣,若无趣味,也便失了灵魂。谢泳先生曾有一文《趣味高于一切》,主张读书治学当先涵养良好的趣味。敞意深以为然,这于藏书,亦是同理。

藏书的趣味,首先就体现在个性化的阅读偏好。试想,千篇一律,拾人牙慧,又何谈有趣?近日随手翻阅郑州书友曹亚瑟的新书《万卷书多当具眼》,通读一过,趣从中来。书中引一掌故,民国鸿儒黄季刚先生曾有“八部书外皆狗屁”的狂言,意指在《毛诗》《左传》《周礼》《说文》《广韵》《史记》《汉书》《文选》这八部书之外,其他书籍都无甚价值。曹亚瑟从中悟得一条治学门径:读懂、

读通、读化几部原典,胜过阅读万部普通书。他效仿黄老先生,立志精读属于自己的“八部书”,将目标定为“博洽”二字,而非片面追求所谓的“专业性”。他给自己开列的书单从《诗经》《庄子》到《莎士比亚全集》、哈耶克著作,可谓兼收并蓄,贯通古今。

藏书贵在于有趣 周洋 笔于《湖心亭看雪》中的一句话:“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为配齐这套“网格式”,趣事还真不少。书中记载,有一回,他欲去除一本旧书书脊上的馆藏标签,按照网友提供的办法,把书放进微波炉加热,不承想书脊上有装订的铁钉,瞬间冒烟燃烧,幸亏及时取出,差点酿成大祸。还有一次,他在某网站论坛跟帖买书,结果买

买书藏书,本是乐事,不必正襟危坐一本正经。选什么样的书,最能见出藏书者的旨趣。曹亚瑟的淘书之旅,始于郑州本城的旧书摊、古玩城,后又借出差机会,逡巡于北京潘家园、上海文庙、苏州老街的一些旧书店。网上旧书交易蓬勃兴起后,他又成为遨游网络书海的“原住民”。用他的话说:“那阵子,我成了孔夫子旧书网上叱咤风云的网格式本搜集者,为了得到一本心仪之书,往往是不计代价,血肉横飞。”“网格式”是

十日谈

悦读·悦心·悦人 责编:郭影

凑齐16卷本《契诃夫文集》,老茂用了20年时间;找到另一只书虫,老茂用了一辈子。